

李兴斌 主编

二十五史

智谋通鉴

下册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

二十五史智谋通鉴

(下)

主 编 李兴斌

副主编 李金湖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臧质嬉闹拓跋焘

北魏国主拓跋焘率领军队南下与宋交战，野心勃勃地要统一中国，沿途烧杀抢掠，所到宋地，刘宋军队都惶恐不安，这更使得拓跋焘自视战无不胜，威风凛凛。北魏军队到达盱眙城（今安徽淮泗）下时，拓跋焘为显示自己的威严，派人到城中索要美酒佳肴。盱眙守将臧质曾在不久前被北魏军队击溃过，对他们恨之入骨，他平日里嬉笑怒骂，玩世不恭，听说北魏人索要美酒，便想捉弄一下这些北方蛮子，出出自己的心头恶气。臧质命人拿来好酒，打开酒罐，撒了泡尿，又密封如原样，将酒送给拓跋焘。

拓跋焘听说臧质对自己如此无理，禁不住怒吼连天，发誓要攻下盱眙城，抓拿臧质报仇。他下令修筑长围墙，一个晚上就修好接在了一起。又搬来东山上的泥土石头填平壕沟，在君山上造起了一座浮桥，从而彻底切断了盱眙的水陆通道。

拓跋焘写信给臧质，说：“我现在派出去的攻城军队，都不是我们本国本族人，城东北的是丁零人和匈奴人，城南的是氏人和羌人，假设让丁零人死了，可以减少常山、赵郡的贼寇；匈奴人死了，正好减少了并州的贼寇；氏人、羌人死了，当然也就减少了关中的贼寇。你若杀了他们，对我们也没什么不利的地方。”臧质回信说：“看了你的信，我完全明白了你的奸诈之心。你自己依仗着四条腿，多次进攻我国边境。王玄漠被你击败在东边，梁坦军又在西边被你攻散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你没听到现在的一首童谣里所唱的吗？‘虏马饮江水，佛狸死卯年’。你就是佛狸，只因卯年没有来到，所以我们用两路军引导着你们走上饮长江水的道路罢了。死期已经注定，这不是任何人所能改变得了的。我奉

命前来消灭你们，原预定要到达白登，可是军队还没有走出多远，你倒亲自送上门来找死，我又怎忍心让你活着回去到桑干河去享受荣华富贵呢？你却来攻打盱眙城，假若我不能亲手杀掉你，你也是因我而死。如果你幸运的话，当被乱军所杀；如果你不走运，被我们活捉后，就会用锁链锁住你的脖子，让一头小毛驴驮着你，把你一直送到我们的都城建康。我本来就不图全尸，如果天地没有显灵，我被你打败，即使被剁成肉酱，碾成粉末，宰割车裂，都不足以向我们的朝廷表示我的歉疚，你的智慧见识以及军队的力量，哪里超得过苻坚呢？这几年你攻战顺利，因为你还未饮过长江水，也是因卯年还未到的缘故。过去斛兰攻入彭城，正值雨季，他再也没返回来，你还记得这事吗？如今已经下起春雨，我们各路大军，就要大规模集合起来了，你只管一心一意地攻城吧，千万不要立刻逃走。如果你的粮食不够，那就和我说一下，我一定会打开粮仓馈赠给你。你派人送来的刀剑我收到了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练习练习剑法，将你杀了。咱们各自努力吧，你也别心烦。”这时流传着这样的一首儿歌：“轺车北来如穿雉，不意虏马饮江水，虏主北归石济死，虏欲渡江天下徙。”臧质在信中就引用了儿歌的意思。

拓跋焘看完臧质的信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暴跳如雷，便命令手下人制造了一张大铁床，把刀尖锥尖朝上放在铁床上，说：“攻破城池，抓住臧质，我一定让他坐在这张床上。”臧质则又给北魏的军队士兵写了封信，说：“告诉你们军队中的各位士人百姓：拓跋焘在给我写的信上，不把你们当兄弟看待，却是不惜你们的性命来为他自己所利用，你们都是我汉人兄弟，为什么要自取灭亡呢？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垂死等待，要自己转祸为福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”同时，臧质又将朝廷的悬赏写在信上告诉他们说：“砍下拓跋焘的人头的，封为万户侯，赏赐绵布、

丝绸各一万匹。”

北魏军队用钩车钩住城楼，城内的宋军就用大铁链拴住钩车，然后再让几百士卒高声呼喊拉住铁链使北魏军的钩车无法后退。入夜以后，宋军用大桶把士兵从城上放下，砍断北魏的车钩，缴获了这种工具。第二天天亮，北魏军又改用冲城车攻城，但城墙坚硬牢固，冲城车每次冲撞，撞下的墙土也不超过几升。于是北魏军又采用肉搏战术开始攻城，他们把士卒分成几队，轮番往城墙上爬，摔下之后继续爬，没有一个人后退，死伤士卒数以万计，尸体堆积得与城墙一样高。北魏军这样围攻了三十天，仍未攻下。这时又赶上北魏军中瘟疫流行，有人报告说：“宋朝的水军从东海进入淮河了，而彭城守军也切断了魏军的退路。”拓跋焘只得放弃攻城，率军逃走。

【赏析】

臧质嬉弄拓跋焘，纯属他个人性格使然，然而这种外交方式却又达到了刺激拓跋焘的目的。先是将撒尿的美酒送给拓跋焘，又是写血腥味浓厚的信，把拓跋焘气得要把臧质捏碎，于是没有考察盱眙城的地理形势及军事装备，魏国国主便仓促率兵攻城，尽管他们也有针对盱眙城而备的武器，却因时机不到，而一一败下阵来。此外对于北魏军队，臧质用书间的方式进行分化，用辞却是恳切真诚，揭露拓跋焘的恶毒计谋，以同是汉族兄弟相劝，肯定在士兵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，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，我国劳苦群众多采用此激将法将敌寇激怒，让敌人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投入群众设置的罗网中。

【史料及注释】

二十八年正月初，焘自广陵北返，便悉力攻盱眙，就质求酒，质封漉便与之。焘怒甚，筑长围，一夜便合，开攻道，趣^①城东北，运东山土石填之。虜又恐城内水路遁走，乃引大船欲于君山作浮桥，以绝淮道。城内乘舰逆战，大破之。明旦，贼更方舫为桁，桁上各严兵自卫，城内更击不能禁，遂于君山立桁，水陆路并断。

焘与质书曰：“吾今所遣斗兵，尽非我国人，城东北是丁零与胡，南是三秦氏、羌。设使丁零死者，正可减常山、赵郡贼；胡死，正减并州贼；氏、羌死，正减关中贼。卿若杀丁零、胡，无不利。”质答书曰：“省示，具悉奸怀。尔自恃四脚，屡犯国疆，诸如此事，不可具说。王玄谟退于东，梁坦散于西，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：‘虜马饮江水，佛狸死卯年。’此期未至，以二军开饮江之径尔，冥期使然，非复人事。寡人受命相灭，期之白登，师行未远，尔自送死，岂容复令生全，飧^②有桑乾哉！但尔住攻此城，假令寡人不能杀尔，尔由我而死。尔若有幸，得为乱兵所杀。尔若不幸，则生相缚缚，载以一驴，直送都市。我本不图全，若天地无灵，力屈于尔，齑^③之粉之，屠之裂之，如此未足谢本朝。尔识智及众力，岂能胜苻坚邪！顷年展尔陆梁者，是尔未饮江，太岁未卯年故尔。斛兰昔深入彭城，值少日雨，只马不返，尔岂忆邪？即时春雨已降，四方大众，始就云集，尔但安意攻城莫走。粮食缺乏者告之，当出廩相飴。得所送剑刀，欲令我挥之尔身邪！甚苦，人附反，各自努力，无烦多云。”是时虜中童谣曰：“轺车北来如穿雉，不意虜马饮江水。虜主北归石济死，虜欲渡江天不徙。”故质答引之。

焘大怒，乃作铁床，于其上施铁钁，云破城得质，当坐之此上。质又与虜众书曰：“示语虜中诸士庶：狸伐见与书如别，尔等正朔之民，何为力自取如此。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！今写台格如别书，自思之。”时购斩焘封开国县侯，食邑一万户，赐布绢各万匹。

虜以钩车钩垣楼，城内击以彊组，数百人叫唤引之，车不能退。既夜，以木桶盛人，悬出城外，截其钩获之。明日，又以冲车攻城，城土坚密，每至，颓落不过数升。虜乃肉薄登城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，杀伤万

计，虏死者与城平。又射杀高梁王。如此三旬，死者过半。焘闻彭城断其归路，京邑遣水军自海入淮，且疾疫死者甚众。二月二日，乃解围遁走。

（《宋书·臧质列传》）

①趣(qū):同“趋”，奔赴。 ②飧(xiāng):享受。 ③齑(jī):挤碎。

张畅据理保国尊

北魏国主抵达彭城(今江苏铜山)，在戏马台上设立毡尾行宫，以此来瞭望和观察城内情况，派宋降将蒯应到彭城小市门向守军索要甘蔗和酒，武陵王刘骏给了他，并向北魏国主索要骆驼。

第二天，拓跋焘派尚书李孝伯来到彭城南门，送给刘义恭貂裘，送给刘骏骆驼及骡子，李孝伯说：“魏主向安北将军表示问候，你们可以暂时走出城门出来见面，我们也决不攻打彭城，你们又何必使手下将士辛苦劳累，严加防备到如此地步？”张畅登上城头向下观望，李孝伯问：“你是张长史张畅吗？”张畅答道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李孝伯说：“张长史声名远扬，我又怎会不知道呢？”张畅因为不认识李孝伯而问他姓甚名谁。李孝伯答：“我是鲜卑人，没有姓名，即使有，也不能告诉你。”张畅又问：“你担任什么官职？”李孝伯答：“我鲜卑与你们汉人官职不同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讲清楚的，但我的地位不比你差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急匆匆地关上城门斩断浮桥？”张畅答道：“两位王爷认为魏主还没有扎稳营地，将士疲惫。我们这里有十万精锐甲士，我们唯恐他们忍耐不住，轻率出击与贵军相互残杀，所以现在先关上城门，等待你们的将士休整一段时间，士气旺盛，战马奔腾，到那

时，我们共同治理战场，然后定下日期游戏一番。”李孝伯说：“你们应当用法令去管束那些士兵，为什么绝断浮桥，又为什么以兵众十万向别人夸耀。我们也有良马精兵，如集合他们作战，是可以与你们相抗拒的。”张畅答道：“侯王卫国，又岂止仅用法令就能达到的呢？我们要向你们炫耀，应该说拥兵百万。说拥兵十万，那不过是二位王爷平时护卫蓄养的而已，我们这城内有数州的士庶，二个营伍，还没算进去呢。我们只是与你们较量智谋，而不是兵马。河北之地即产马之地，你又何必向我炫耀你们的良马呢？”李孝伯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守城是你们的长处，而野战是我们的长处，我们对马的依靠，就像你们对城池的依靠一样。”

彭城城内有一个叫具思的人，曾在北魏呆过一段时间，刘义恭派他到城头上认认城下的人是谁，具思认出是北魏尚书李孝伯，就对城下喊道：“李尚书，沿途跋涉，您劳累了。”李孝伯答道：“若你我是知己之人，就知道我累不累。”具思答道：“因为知己，所以才知道你累。”李孝伯答道：“我感谢你的厚意。”

于是刘骏派张畅打开城门出去跟李孝伯见面。张畅离开士兵们排起的队伍，单独面对李孝伯，李孝伯把貂裘、骆驼等物品交给张畅，又说魏王索要美酒与柑橘。张畅对李孝伯说：“安北将军向魏主表示问候，并一直希望能会面，只因身为臣属，不能随便与境外的人建立交情，所以很遗憾暂时不能抽出时间来见面。军事防备守护，是国家边境城镇正常的事情，只要能使当地人民平安快乐地生活，我们就是受苦受累也心甘情愿，无所怨恨。我们的太尉、镇军已经得到你们送的物品，你们魏王想要柑橘，我们会满足你们。我们太尉说在北方天寒地冷，你们需要皮裤、褶脱，我们现在送给魏王，螺杯、杂粽是南方珍品，我们镇军也送给你们。”这消息还未告诉拓跋焘，他又派人让李孝伯告诉宋国：“魏王下诏彭城太尉、安北将军，我们现在只是骑兵到达彭城，步

兵及必要物品还在后面没有到达，坐在营帐里无所消遣，能借给我们赌具玩玩吗？”张畅生气地说：“赌具我们会给的，但你们对我二王的称呼，实在不够谦逊。下诏之语，应该用在你们的附属国，为什么对我宋国如此称呼？”李孝伯却说：“诏和说，朕与我，他们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呢？”张畅答道：“他们的意义完全不同，有明显的贵贱之分，你们对我王称诏，我从未听过这种无礼的称呼。”李孝伯说：“太尉与安北将军是人臣吗？”张畅说：“是。”李孝伯说：“那么邻国之君为何不能对邻国之臣称诏呢？”张畅答道：“您的这种称谓在我中华还从未听说过，那么我们的两位王爷在我国贵为万人之上，你们也称他们为邻国之君吗？”李孝伯自知失理，转变语锋说：“彭城险恶，你们若向我魏王派遣使者，我们会加以保护的。”张畅说：“这之间路途虽远，但我们的使者昼夜赶路，不劳你们魏王费心。”李孝伯说：“我知道这之间有水路相连，好像被白贼占据了。”张畅见机说：“你穿着白衣，难道你是白贼。”李孝伯大笑道：“现在的白贼和以前的黄巾、赤眉一样。”张畅说：“黄巾、赤眉他们好像不是江南人。”李孝伯说：“他们虽不是江南人，也不是青、徐人”。张畅说：“现在青州、徐州其实有贼，不过不是白贼。”李孝伯说：“我王向你们借的赌具，你们为什么不送来。”张畅说：“二位王爷离我们太远，你们的要求一时还难以告诉他们。”李孝伯说：“如果客人彬彬有礼，就可以由主人任意选择。”张畅说：“昨天我们看见大批客人涌到城门附近，似乎并不彬彬有礼。”不一会儿，城内将赌具送出，张畅交给李孝伯。

拓跋焘派人向宋国报信说：“请魏王让安北将军同意下面的事情，你们宋国的程天祚，近来在汝阳身受九处伤，我把他救起来。人到骨肉分离之时，愈加想和亲人团聚，他告诉我，非常想见他的兄弟，请命令他的弟弟来我这儿与他相见。”程天祚的弟弟程天福却对使者说：“我哥哥现在听命于魏王，不能以死保持宋

国的名节，我们见面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魏王又送给宋王毡、盐九种及胡豉，说：“这几种盐，各有所宜。白盐是魏王专用的；黑盐治腹胀气闷，用时刮取六铢，用酒冲服；胡盐治眼痛；柔盐不能食用，用来给马疗伤；其他的四种盐都不能食用。胡豉也可吃。你们黄甘比较多，能否再分些给我们。魏王向太尉、安北将军致意，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到我们这里来？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，虽说不能尽情倾诉，但你们也应该出来看看我是大是小，知道我是老是少，观察一下我的为人。如果你们不能派左右助手来，也可以派僮仆前来看看。”张畅以两位王的名义回答说：“魏王的外形相貌和才能力量，我们早已从来往的使节口中知道了。李尚书又亲自带着北魏国主的命令前来我们这里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全面了解了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也不用再派遣使节去你们那里了。”魏国的使者又说：“我王很后悔前次所送之马，很不称心，安北将军若需要好马，会再送来的。”张畅说：“安北将军不缺良马，送马是你们自愿，不是我们所求的。”刘义恭送给拓跋焘十根蜡烛，世祖则送了一匹锦。并告之：“我们知道你们非常需要黄甘，不是我们吝啬，是我们现有的太少了，不足以发放给你们的军队使用。以前送给魏王，现在应该还有，这次就不再送了”。拓跋焘又一次派人索取甘蔗、安石留。张畅便对使者说：“石留产自邳下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缺这个。”使者李孝伯对张畅说：“您是南国的富贵子弟，为什么还穿草鞋呢？你穿的这样，将士们会说你什么？”张畅答道：“说我是富贵子弟，我甚感羞愧。因为我不会武，却又受命统军，戎阵之间，不能穿肥大的衣服。”李孝伯说：“张长史，我是中州人，久居北国，对中华风俗，多有不习，我习武虽未精通，但边境北人大都服从我，张长史应该知道。我们魏王的堂兄永昌王，自从镇守长安，已统领精兵八万，进攻淮南，你们的将领寿春紧闭城门，不敢与我们永昌王抵抗。我们送去刘康祖

的头，你们见到了。王玄谟不过是一个常人而已，你们为何让他承担重任，以致他遇敌溃败逃跑。我们自此长驱直入，七百里之内，竟无人抵抗。邹山险要坚固，实际上可以用来作为你们的屏障依靠，而我们的先头部队刚刚开始接近你们，崔利邪就吓得藏进了洞穴，将士们把他倒着拖了出来。我们魏王赐他不死，饶了他一命，如今，他也跟随我们的军队来到了这里。现在却又派马文恭到萧县去望风。你们的民众对你们已怨声载道，说清平之时，征纳租帛，到国难时候，却不能保护他们。”张畅答道：“我们知道你们的永昌王已过淮南，刘康祖兵败于他，我们还没有听到。王玄谟不过是我们国土上的一员偏将，不能称得上是有才之士，因他是北方人，所以让他作先锋，那时，只因为我们的主力大军还未赶到，而黄河当时已经封冻，所以王玄谟决定乘夜班师回朝，以致导致兵马发生小小骚乱。崔邪利被俘，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呢？魏主亲自率领十万大军，仅仅制服了一个崔邪利，这有什么值得夸耀得呢？萧、相之地的百姓，依傍着险要的地势，我国君暂时派马文恭率十队人马保护他们，马文恭说他先派三队人马前行，你们的嵇玄敬率百名骑兵前去攻战，落荒而逃，你们竟是如此的轻敌。我国人民，居住在淮河边，两国交战，应互相保护他们。你们的军队进入我国境内，肆行残虐，导致许多意外之事的发生，也是由于你们惨无人道。我们不欺压我们的人民，他们又怎么会怨恨我们。知道进入我国境内七百里而没看到我们有抵抗行动，这正是出自我们太尉的神机妙算，以及镇军将军的高明策略，用兵就有用兵的机密，不便相告。”李孝伯说：“我国主不会围攻彭城，但他会亲自率领大军直接造访瓜步。如果将南方事务办理妥当，彭城也不用我们围攻；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胜利，彭城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现在该南下去喝长江水来解渴了。”张畅说：“要去要留，当然由你们自己决定，如果胡虏的马

匹能够喝到长江水，那就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了。”从前童谣说：“虏马饮江水，佛狸卯年死。”因此张畅说了上述一番话。张畅言谈举止文雅庄重，李孝伯和他的左右随从都为他的行为举止所叹服。但李孝伯也滔滔雄辩，临离开时对张畅说：“长史您多加保重，我们相距只有几步，遗憾的是却不能握手言和。”张畅说：“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，我们希望天下太平之日不远，你那时如果能回到宋国，今天就是我们相识的开始。”

【赏析】

在宋与北魏进行军事较量时，宋显然处于劣势，作为汉族政权，它要维护它的华夏尊严，而北魏此时也已占有半壁江山，要想坚持军事上的胜利，宋国必须争得政治、外交上的优势。北魏拓跋焘不断地向宋国叫嚣，要这要那，并不见得仅仅贪得无厌，他是寻机显出宋国听命于他，向他进贡。这时宋国一旦有所闪失，就会貽笑于历史。长史张畅才思敏捷，语言流畅精练，与北魏尚书李孝伯语端争锋，兵来将往，李孝伯时时转变话题刁难张畅，张畅却每每圆其说，功归于宋，罪归于魏，让李孝伯下不来台。张畅的回答，都是据理而来，并非胡诌乱侃，始终本着维护宋国国体尊严的原则。对于涉及到军事上的细节，他从不言败，这样就使得他自己不卑不亢，周旋自如，从而达到了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的保持。

在外交环境当中，外交人员自身素质是最为重要的因素，张畅可说是头脑反应灵活，语言运用周全。在中美建交初期，在多次外交谈判中，周恩来总理即运用他高超的才华，与美国人交锋，维护了我国的尊严，坚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。而周恩来总理也是据理力争，让美国人语竭词穷。

【史料及注释】

焘始至，仍登城南亚父冢，于戏马台^①立毡屋。先是，焘未至，世祖遣将马文恭向萧城，为虏所破，文恭走得免，队主蒯^②应见执。至小市门曰：“魏主致意安北，远来疲乏，若有甘蔗及酒，可见分。”时防城队主梁法念答曰：“当为启闻。”应乃自陈萧城之败。又问应：“虏主自来不？”曰：“来”。问：“今何在？”应举手指西南。又曰：“士马多少？”答云：“四十余万”。法念以焘语白世祖，世祖遣人答曰：“知行路多乏，今付酒二器，甘蔗百挺。闻彼有骆驼，可遣送。”

明旦，焘又自上戏马台，复遣使至小市门曰：“魏主致意安北，安北可暂出门，欲与安北相见。我亦不攻此城，安北何劳苦将士在城上。又骡、驴、骆驼，是北国所出，今遣送，并致杂物。”又语小市门队主曰：“既有餽物，君可移度南门受之。”焘送骆驼、骡、马及貂裘、杂饮食，既至南门，门先闭，请箫^③未出。畅于城上视之，虏使问：“是张长史邪？”畅曰：“君何得见识？”虏使答云：“君声名远闻，足使我知。”畅因问虏使姓，答云：“我是鲜卑，无姓。且道亦不可。”畅又问：“君居何任？”答云：“鲜卑官位不同，不可辄道，然亦足与君相敌耳。”虏使复问：“何为匆匆杜门绝桥？”畅答曰：“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，将士疲劳，此精甲十万，人思致命，恐轻相凌践，故且闭城耳。待彼休息士马，然后共治战场，剋日交戏。”虏使曰：“君当以法令裁物，何用发桥，复何足以十万夸人。我亦有良马逸足，若云骑四集，亦可以相拒。”畅曰：“侯王设险，何但法令而已邪。我若夸君，当言百万。所以言十万者，政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。此城内有数州士庶，二徒营伍，犹所未论，我本斗智，不斗马足。且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，君复何以逸足见夸邪。”虏使曰：“不尔，城守，君之所长；野战，我之所长。我之恃马，犹如君之恃城耳。”城内有具思者，尝在北国，义恭遣视之，思识是虏尚书李孝伯。思因问：“李尚书，若行途有劳。”孝伯曰：“此事应相与共知。”思答：“缘共知，所以有劳。”孝伯曰：“感君至意”。

既开门，畅屏却人仗，出对孝伯，并进餽物。虏使云：“貂裘与太尉，骆驼、骡与安北，蒲陶酒杂饮，叔侄共尝。”焘又乞酒并柑橘。畅宣世祖问：“致

意魏主，知欲相见，常迟面写。但受命本朝，过蒙藩任，人臣无境外之交，恨不暂悉。且城守防备，边镇之常，但悦以使之，故劳而无怨耳。太尉、镇军得所送物，魏主意，知复须柑橘，今并付如别。太尉以北土寒乡，皮袴褶脱是所须，今致魏主。螺杯、杂粽、南土所珍，镇军今以相致。”此信未去，焘复遣使令孝伯传语曰：“魏主有诏语太尉、安北，近以骑至，车两在后，今端坐无为，有博具可见借。”畅曰：“博具当为申启。但向语二王，已非逊辞，且有诏之言，政可施于彼国，何得称之于此。”孝伯曰：“诏之与语，朕之与我，并有何异。”畅曰：“若辞以通，可如来谈；既言有所施，则贵贱有等。向所称诏，非所敢闻。”孝伯又曰：“太尉、安北是人臣与非？”畅曰：“是也。”孝伯曰：“邻国之君，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？”畅曰：“君之此称，尚不可闻于中华，况在诸王之贵，而犹曰邻国之君邪？”孝伯曰：“魏王言太尉、镇军并皆年少，分阔南信，殊当忧邑。若欲遣信者，当为护送；脱须骑者，亦当以马送之。”畅曰：“此方间路甚多，使命日夕往来，不复以此劳魏主。”孝伯曰：“亦知有水路，似为白贼所断。”畅曰：“君著白衣，故称白贼邪？”孝伯大笑曰：“今之白贼，亦不异黄巾、赤眉。”畅曰：“黄巾、赤眉，似不在江南。”孝伯曰：“虽不在江南，亦不在青、徐也。”畅曰：“今者青、徐，实为有贼，但非白贼耳。”虜使云：“向借博具，何故不出？”畅曰：“二王贵远，启闻难彻。”孝伯曰：“周公握发吐哺，二王何独贵远？”畅曰：“握发吐餐，本施中国耳。”孝伯曰：“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”畅曰：“昨见众宾至门，未为有礼。”俄顷送博具出，因以与之。

焘又遣人云：“魏主致意安北，程天祚一介常人，诚知非宋朝之美，近于汝阳身被九创，落在潞水，我手牵而出之。凡人骨肉分张，并思集聚，辄已语之，但其弟苦辞。今令与来使相见。”程天福谓使人曰：“兄弟受命汝阳，不能死节，各在一国，何烦相见。”焘又送毡各一领，盐各九种，并胡鼓：“凡此诸盐，各有所宜。白盐是魏主自所食。黑盐治腹胀气懣，细刮取六铢，以酒服之。胡盐治目痛。柔盐不食，治马脊创。赤盐、皎盐、臭盐、马齿盐四种，并不中食。胡鼓亦中啖。黄甘幸彼所丰，可更见分。”又云：“魏主致意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来至我间。彼此之情，虽不可尽，要须见我小大，知我老少，观我为人。若诸佐不可遣，亦可使童干来。”畅又宣旨答曰：“魏主形状才力，久为来往所具。李尚书亲自衔命，不患彼此不尽，故不复遣使信。”又

云：“魏主恨向所送马，殊不称意。安北若须大马，当更送之，脱须蜀马，亦有佳者。”畅曰：“安北不乏良驹，送自彼意，非此所求。”义恭餽煮烛十挺，世祖亦致锦一匹，曰：“知更须黄甘，诚非所吝。但送不足周彼一军，向给魏主，未应便乏，故不复重付。”煮复求甘蔗、安石留，畅曰：“石留出自邳下，亦当非彼所乏。”孝伯又曰：“君南土膏粱^④，何为著屣^⑤。君而著此，使将士云何？”畅曰：“膏粱之言，诚为多愧。但以不武，受命统军，戎阵之间，不容缓服。”孝伯又曰：“长史，我是中州人，久处北国，自隔华风，相去步武，不得致尽，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，长史当深得我。”孝伯又曰：“永昌王，魏主从弟，自顷常镇长安，今领精骑八万，直造淮南，寿春久闭门自固，不敢相御。向送刘康祖头，彼之所见。王玄谟甚是所悉，亦是常才耳。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，以致奔败。自入此境七百余里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。邹山之险，君家所凭，前峰始得接手，崔邪利便藏入穴，我问诸将倒曳脚而出之，魏主赐其生命，今从在此。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，使望风退挠邪。君家人民甚相忿怨，云清平之时，赋我租帛，至有急难，不能相拯。”畅曰：“知永昌已过淮南，康祖为其所破，比有信使，无此消息。王玄谟南土偏将，不谓为才，但以其北人，故为前驱引导耳。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，玄谟量宜反旆^⑥，未为失机，但因夜回师，致戎马小乱耳。……魏主自以十万师而制一崔邪利，乃复足言邪。闻萧、相百姓，并依山险，聊遣马文恭以十队示之耳。文恭谓前以三队出，还走后，大营嵇玄敬以百骑至留城，魏军奔败，轻敌致此，亦非所觝^⑦。王境人民，列居河畔，二国交兵，当互加抚养，而魏师入境，肆行残虐，事生意外，由彼无道。官不负民，民何怨人，知入境七百，无复相拒，此自上由太尉神算，次在镇军圣略。经国之要，虽不豫闻，然用兵有机，间亦不容相语。”孝伯曰：“魏主当不围此城，自率众军，直造瓜步。南事若办，彭城不特攻围；若不捷，彭城亦非所须也。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。”畅曰：“去留之事，自适彼怀，若虏马得饮江，便为无复天道。各应反命，迟复更悉。”畅便回还，孝伯追曰：“长史深自爱敬，相去步武，恨不执手。”畅因复谓曰：“善将爱，冀荡定有期，相见无远。君若得还宋朝，今为相识之始。”孝伯曰：“待此末期。”……孝伯言辞辩赡，亦北土之美也。畅随宜应答，吐属如流，音韵详雅，风仪华润，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视叹息。

（《宋书·张畅传》）

- ①戏马台：古迹。在今江苏铜山县南。即项羽掠马台。 ②蒯(kuǎi)：姓氏。
 ③簪(yuè)：同“钥”，锁钥。 ④膏粱：指富贵人家。 ⑤屨(jué)：草鞋。 ⑥
 旆(pèi)：旌旗。 ⑦衄(nù)：挫败。

庆远语退孝文帝

公元495年，北魏孝文帝元宏率大军渡过淮河，二月抵达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城下，他派人传唤城内的南齐官员出来对话，丰城公萧遥昌便派遣崔庆远前去应付。

来到城下，崔庆远跟元宏打招呼：“您旌旗飘摇，远涉泗水、淮河，风尘仆仆，真是辛苦啊！”元宏答道：“我们兵强马壮，倏忽千里，所涉路途也不算遥远，没什么劳累的。”崔庆远又问：“南北方差距悬殊，您从遥远的北方来我国有何贵干？”元宏回答道：“当然有原因。你是让我直接数落你们的罪过呢，还是顾及情面含含糊糊地说呢？”崔庆远说：“您大恩大德，本应该施于您的北国，我真不明白您南下的目的，您就坦诚地说吧，不必含瑕依违。”元宏说：“我也正有话要问你，你们的君主废齐王自立为皇帝，这又有什么理由呢？”崔庆远答道：“废去昏君，另立明主，这种事情古今常见，难道只有我朝最近发生的这么一桩？我主与武帝，不但是兄弟同胞，且鱼水相宜。武皇临崩之季，托我主帮助治理国家，扶老携幼。后来的皇帝沉迷酒色，荒废朝政，朝廷众臣纷纷要求废除他的皇位以振国威。上面有皇太后的严令要求，下面有群臣叩头恳请，我主服从众望，登上皇位。你没有详细看过我皇登基所下圣旨，又怎么能理解呢？”元宏又说：“听你说得如此详细，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那现在武帝的子孙们，又在哪里呢？”崔庆远答道：“七位藩王乱国同罪，已经和周朝的管叔、蔡叔

一样被杀掉了，其余的二十多位藩王，有的在朝廷中担任清闲官职，有的在外面担任州郡长官。”元宏说：“据我所知，那些王爷所剩无几，你说的动听又委婉，我不会完全相信你。”

元宏说：“拨开云雾见红日，天下本来应统一。以前我写信给齐武帝，说起今天所谈之事，书信好像并没有送到武帝手中，这是天命。使者回朝，神色怆然，我也就休兵了，这本是我自己的意思，不要再问罪了。听到你所言之事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”崔庆远说：“圣人用奇兵之道，在于见形势允许、有利，便举兵猛攻，若形势不利于己，则明智退兵。您也像圣人那样，明了形势，保全自己现在的状况，不是很好吗？”元宏说：“听你的意思，你让我和你王和好？我要是不和好又会如何？”崔庆远答道：“两国交欢，是天下苍生所祈望的。不和好的话，两国也只有兵戈相交，弄得民众陷于涂炭困境之中。和与不和，完全由您自己决定。”元宏笑道：“我来此既不攻城，也不是摧毁你们的防卫，你不要为此而担心。”接着又对崔庆远说：“我听你说你们君主废不肖子孙，真是忠孝两全。那为什么不从前帝近亲中选择一人立为新帝，如同当年周公辅佐成王那样，却要自取皇位？”崔庆远答道：“周成王有亚圣的品德，所以周公立他为君而自己辅佐他。可是如今本朝前帝近亲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周成王这样的人，所以不能嗣立。况且，汉代霍光也曾经舍弃汉武帝的近亲而立汉宣帝刘询，那只是因为他贤德呀。”元宏紧接着问：“那么，霍光为什么不自立为皇帝，却继续做忠臣呢？”崔庆远再次答道：“因为霍光是外姓，不是皇族。本朝当今皇上可以比作汉宣帝刘询，怎么能拿他与霍光比呢？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，那么当年武王伐纣，没有立纣王庶兄微子为君而自己辅佐他，也是贪求天下吗？”元宏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朕前来本是问罪于你们，但是听了你刚才所讲，反倒是我的罪过了。”孝文帝赐赏崔庆远酒菜和衣服。放弃攻打寿春城，沿着淮河而